

半世紀「樹人」紀要

辛樹華

第一回：尋尋覓覓、 當年善舉難追憶 灰灰濛濛、 塵封檔案現影蹤

筆者兩年多前訪問一位會員時，談及本會已在內地捐建了多所學校。該會員認為，本會既立根於香港，任何善舉，應以香港為優先，餘裕再惠及內地。

話是說得對！筆者當時的反應則是，香港自七十年代已開始實施九年免費教育，各類校舍亦完備，不見得再有「雪中送炭」之需。而內地人均資產仍薄弱，不少貧困山區無力修葺早已破爛不堪的校舍，更需要我們施以援手。

回家後想一想，以本會數十年來一貫的宗旨和作風，那麼，在五六十年代香港仍屬貧困而又毫無社會福利的那個年代，是應該在「助學」方面有所作為的。心念一動，急性子的筆者，立即飛撲會所搜索資料。

果然，在本會「四十五週年特刊」（1994年出版）的編年史上，有這麼的一段文字「1960年7月22日，成立『助學金發放委員會』。展開籌募社會福利金運動，籌得款項超過十萬元，發放助學金協助家境清貧，無力繳付學費的學生入學。使分屬六十八間學校的523名學生獲助學金」。

但可惜除了這段記述外，便再無其他資料。問當年特刊的編輯人員，都說只是照搬前輩留下的一段記錄，再無其他資料

輔助。查本會多次搬遷或清除殘舊，資料檔案流失甚多，連定期刊物《華革通訊》彙存，亦是七十年代後才較齊全，這是無可奈何的事。

葉健強君代筆者致電多位在半個世紀前仍屬「後生仔」的老會員，都說依稀記得有這麼一回事，但詳情已不復記憶。健強更跑到圖書館查閱那個日子前後幾天的報章，但一無所獲。無法讓會員們分享當年「助學」的感人盛況，此事便按了下來，不再追查下去。

事隔兩年，數月前在本會會所裝修期間，有一天，健強致電筆者，劈頭第一句是「大件事啦！」，嚇得筆者從廁所板上彈了起來，手機差一點摔壞。

原來是在裝修會所拆牆時，夾壁縫中跌下了一本霉過「梅菜」的舊檔案出來。揭開一看，內裡是逾百間學校（包括德貞中學、慈幼中學、潮州公學、培僑中學、九龍樂善堂中學、三育中學、基督教信義會中學、真光中學……等），致函本會，代清貧學生陳情求助的信件。

這些學校遍佈港九新界，涵蓋了多個不同類型，由此可見，本會當年在香港的「助學」善舉，給本港社會，特別是學界，是帶來了一定程度的「轟動」。

健強為了翻閱這本檔案，甘願捱受蟄伏近半個世紀相信猶「活」的各型各類細菌的圍攻。鼻子不舒服了多天。筆者內心欣賞他的努力和盡責，精神可嘉，但表面仍是調侃了一句：「哈，抵你死囉」！

第二回：雨露勻施

六十八校同受惠

陽光普照

五百餘生盡開顏

1960年9月14日的「大公報」，大字標題「華革發放助學金六萬元」（見圖一），內文詳述助學及醫療福利細節。

受惠的學校共六十八間，按筆者個人的認知，可粗略分類如下：其一是愛國學校（俗稱左派學校），有新僑中學、培僑中學、香島中學、中華中學、重生夜中學、漢華中學和福建中學等共七間。

其二是教會學校，有德貞平民夜校、三育中學大埔分校、三育中學旺角分校、聖多馬學校、聖馬利亞堂小學、黃大仙信義會小學、慈幼中學、香港聖恩書院、五旬節聖潔會學校、聖羅蘭學校、基督福音學校、伯特利中學、庇哩亞培聖學校和基督教靈光學校等共十四間。

其三是其他類別，有菁華學校、志如學校、創興書院、新中學校、振華學校、明達學校、暢修小學、國光學校、基聯學校、明志學校、智賢學校、華德學校、健全中學、南中中學、中山中學、大同學校、萃華學校、育群中學、鐘聲慈善社中小學、坤成學校、大德學校、勵群學校、立本小學、信修中學、香港知用中學、又一村學校、華基學校、巴域學校、育群學校、允文英文書院、德成學校、香港樹人學校、衛文學校、民權學校、淑志學校、光中學校、健澤夜中學、用明學校、煥南學校、九龍柴炭業商會小學、崇恩英文書院、華南中學、新民學校、廷用學校、海陸豐公學、景新學校和崇道學校等共四十七間。

僧多粥少，遺珠極多。而從來函替清



(圖一)

貧學生申請資助，但未入選之學校名單中，筆者察覺，本會當年處事是完全公平公正的。其一，絕非具有偏幫性的所謂「左派優先」，因為「遺珠」中有愛國學校新華小學、群力夜校、力行學校……等。其二，亦非為了知名度而搞所謂「名校優先」，因為「遺珠」中有較具知名度的真光中學、同濟中學、九龍樂善堂中學……等。其三，更非為了所謂「統戰」，因為「遺珠」中有在某些領域具有作用者如潮州公學、香港市政事務署職工總會學校、筲箕灣漁民小學……等。

受惠學生523人，包括高中十四人，每人三百元，初中四十九人，每人二百元，小學四百六十人，每人一百元，合共發放六萬元，主要是資助一年之學費。

究竟當年學費每月若干？在眾多學校來函中，三育中學大埔分校有提及，小學每月學費八元。

第三回：世道難測

疑有斯文成敗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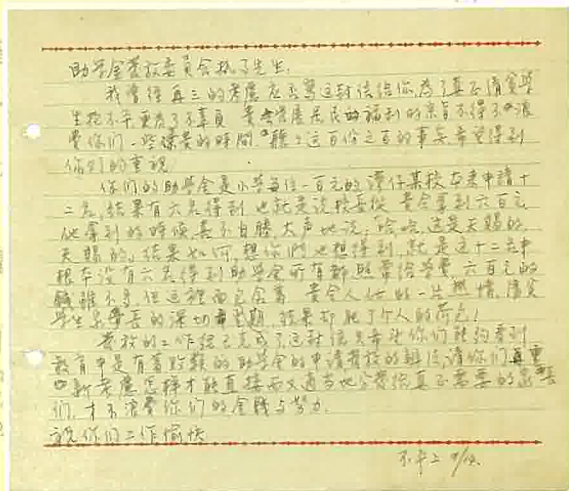
人心尚暖

喜見學者多善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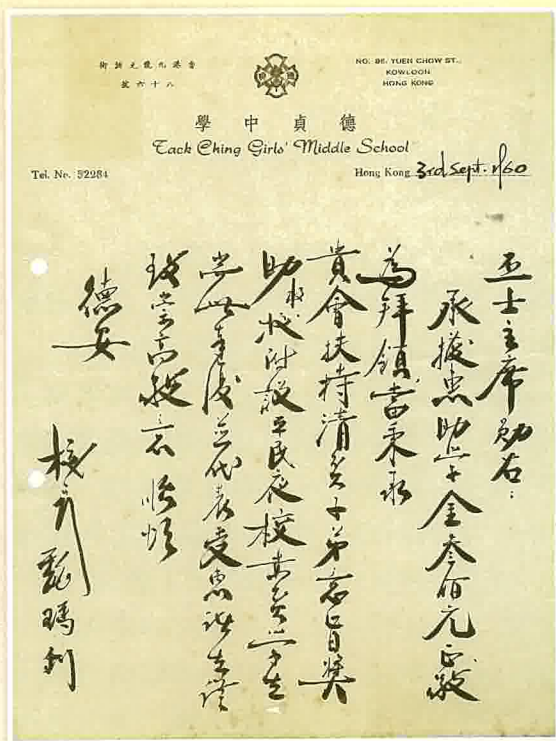
所有各校來函，都是由校長簽署，而從字跡看來，大部分屬校長親筆書寫。這既顯示當年教育界對清貧學童十分關心，亦顯示對本會善舉熱切期待、誠摯回應。

所謂「助人為快樂之本」，相信當年在助學金發放完畢後，本會同人應感欣慰、心情舒暢。但一封署名「不平」的匿名信（見圖二），卻恰如一盆冷水照頭淋下。

該函寫着：「你們的助學金是小學每位一百元的，灣仔某校本來申請十二名，結果有六名得到。也就是說，校長從貴會拿到六百元。他拿到的時候，喜不自勝大聲地說：『哈哈，這是天賜的，天賜的』。結果如何，想你們也想得到，就是這十二名中，根本沒有六名得到助學金，所有都照常給學費。六百元的錢雖不多，但這裡面包含着貴會人仕的一片熱情，清貧學生家長的深切期望，結果卻肥了個人



(圖二)



(圖三)

的荷包！」。

筆者相信，即使屬實，亦只是極個別的例子而已，因為從大量來信中，筆者是完全可以感受到字裡行間透出了一股「君子」之氣的。

德望學校校長馮佩莊來信：「接來函催到貴會領取清貧學童助學金叁佰元，本即如命，唯是該輩清貧學童於本學期已轉學，查現已離港他往。故特函請將該筆助學金移助於他校清貧學童，免負貴會一番熱心教育之隆情」。（正因如此，六十八間受惠學校榜上，「德望」無名）

位於九龍元洲街的德貞中學校長魏瑪利，更以毛筆書寫（見圖三），向本會當年主席陳丕士致謝：「丕士主席勛右：承撥惠助學金叁佰元正，敬為拜領。當秉承貴會扶持清貧子弟意旨，獎助敝校附設平民夜校赤貧學生。端此書覆，並代表受惠諸生謹致崇高敬意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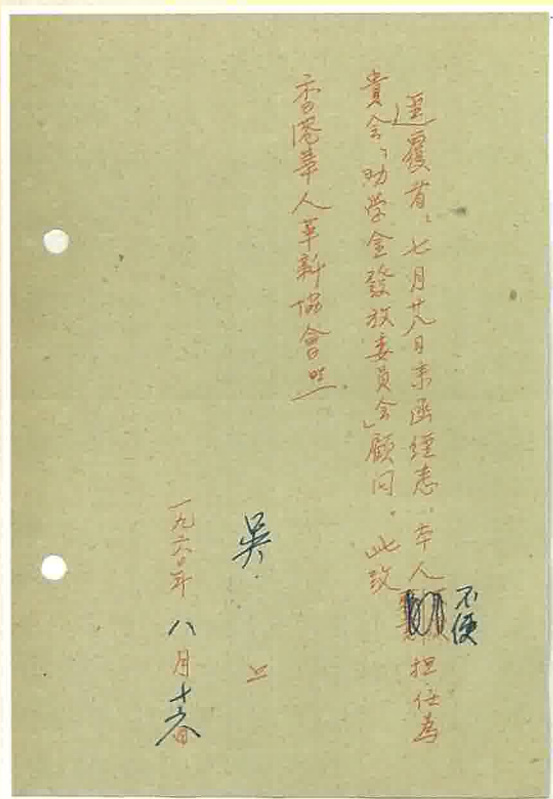
人間溫情，一點一滴，滙川成河。只

要有更多的人間溫情，更多的互相信任，港人必能共同沐浴於和諧的愛河中，當年如是，今日仍如是。

第四回：稍具戒心 託詞不便情可諒 充滿偏見 抹黑本會意何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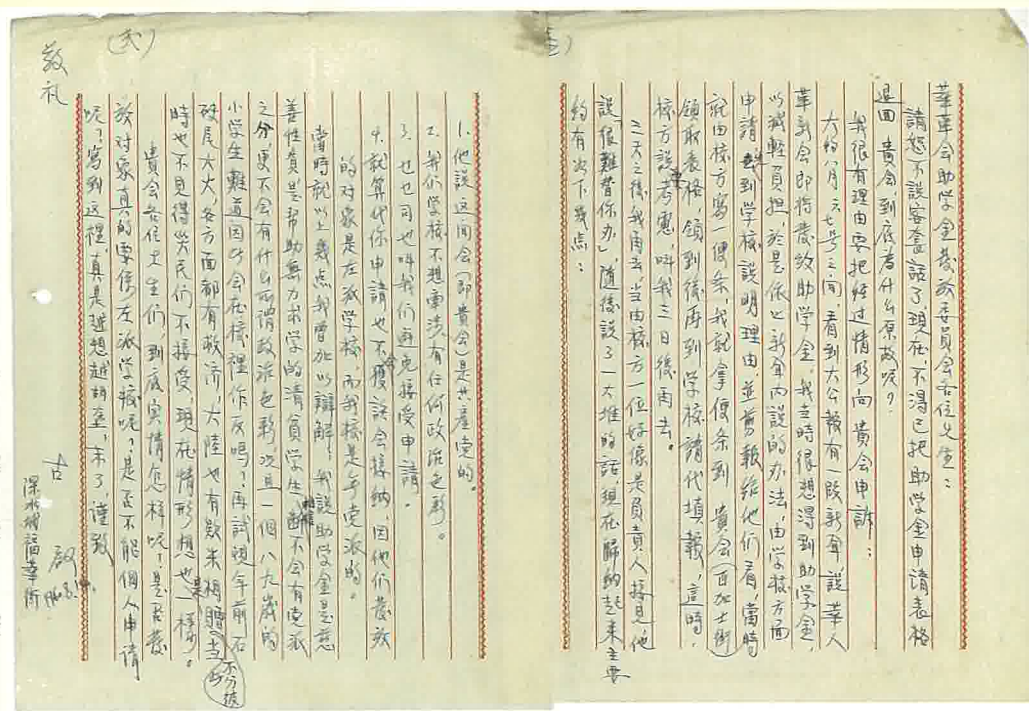
本會基于增強助學公益善舉之公信力願望，誠邀多位社會名流出任「助學金發放委員會」顧問，被邀者有接受也有不接受。其中吳先生（見圖四——隱去名字）不接受邀請，但不說「無暇」而說「不便」，何以如此？

由於本會規定必須校方證明清貧，方具申請資格。有學生來信申訴校方不肯合作，由於此信列具真名實姓和地址（見圖五——隱去名字及門牌），可信性較高。他說校方列出四大理由：「其一，這間會是共產黨的。其二，我們學校不想牽涉有



（圖四）

任何政治色彩。其三，也也司也叫我們避免接受申請。其四，就算代你申請也不會獲該會接納，因他們發放的對象是左派學



（圖五）

校，而我校是無黨派的」。

有些人愛戴有色眼鏡來看本會，那也罷了！何以連「乜乜司」（當年司級官員當非華人）也要針對本會？這就不得不作題外話，簡述一下本會早年歷史了。

二戰後，英國擔憂中國按「開羅宣言」收回香港，便策劃在本港先搞「還政於民」，斯時，本港果然有人成立了「民間組織」，卻宣佈只有英藉人士才能享有公民權利。引起華人極大不滿，遂組成本會，爭取權益。

其後，英方得知新中國無意急即收回香港，便擱置「還政於民」圖謀，本會則致力貫徹關注民生福利的宗旨。

其時西方皆不承認新中國，英國為了香港殖民地政治需要有意承認，卻不敢主動。而本會率先致函倫敦促請英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（此函現存英國檔案中），使英國有了「香港民意」作依據而採取正確行動，在香港，本會亦得到港英當局「包容」相待。

五零年韓戰爆發，英兵死傷甚多，亦視中國為死敵，伙同列強對中國「禁運」。

五二年三月一日，內地運來一批賑災物資賑濟石硤尾大火災民，本會聯同多個團體在尖沙咀火車站候接。但港英當局卻連賑災物資也「禁運」，不准入境。引起鼓噪，警方立施鎮壓，造成死傷，史稱「三一事件」。

其後本會嚴厲批評殖民政府做法，當權派遂逼使本會主席莫應淮大律師出境，亦視本會為眼中釘。有些人士，包括一些業主，形格勢禁，只好無奈跟本會保持距離。

所以，上述吳先生的「不便」，乜乜司的「針對」，某校的「保持距離」，皆

是可以理解的。

第五回：善不單行

號召同人齊奮力

梅開二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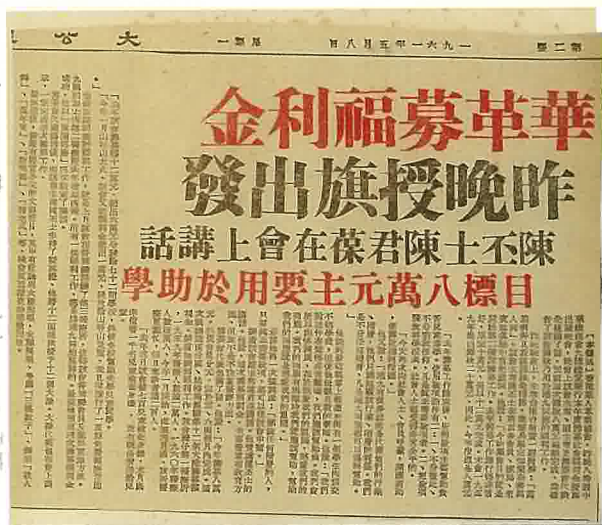
澤披學子廣讀書

不少老會員憶述，當年本會不只一次「助學」，而是連續兩年發放了助學金。但很可惜，塵封檔案只有一本，將牆壁拿來搾汁，也搾不出第二本來。

突然想到，「大公報」既有報導本會六〇年之善舉，是否可循這個方向去搜尋六一年之資料呢？

果然，「大公報」1961年5月8日大字標題「華革募福利金，昨晚授旗出發」（見圖六），副題是「陳丕士陳君葆在會上講話，目標八萬元主要用於助學」。

報導引述本會主席陳丕士之言，指本會分兩年籌募善款二十萬元，去年原定十萬元，但以十二萬元完成，所以今年的指標是八萬元。陳丕士又說發放助學是不分彼此，不分宗教信仰，強調無論任何階層人士，只要真正需要，都可向本會申請助



VENICE ENGLISH COLLEGE
(CO-EDUC(圖六)IAL)

學。

究竟當年二十萬元，相當於今日多少錢呢？很難計算。但當年的「恒生指數」，跟今日相差達一百倍。

報導指出，本會去年籌募得十二萬元，撥出六萬元分發給多間學校助學，一萬元賑濟山谷山大火災民，另外先後分兩次替一千五百名兒童檢查身體。

報導又引述了籌委會代表之言，說「今年籌募八萬元，每個會員二十元」。為此，筆者詢問過多位當年已入會的資深會員，都說本會從未搞過什麼強制性捐款，所謂每個會員二十元，只是一個平均數，實際是多有多捐，少有少捐，無力免捐，隨緣樂助，出錢出力，同獲嘉許。但憶及每次籌募，總會超額完成。資深會員周蘇強憶述當年購置鴨脷洲會所時，有些會員是一開口就捐出兩三個月的工資，豪氣干雲！

從上述可見，當年本會會員應有四千人之眾，遠多於今。何以如此？相信跟當年的政治和社會心態有關。

1961年9月10日「大公報」報導本會撥出善款五萬元，資助清貧學生，受惠學校共83間，並列出了學校名單。

筆者核對名單，發覺上年已曾受惠者有50間，新增的有33間，計有何文田樂道學校、九龍城樂道學校、遠東學校、香港南華中學、培育中學、澤群函授中學、明達學校、香港合群學校、九龍大坑東育英學校、榮基學校、文安學校、香港嶺英中學、明遠中學、協德學校、崇彪學校、聖德義學校、立志學校、明德學校、五育學校、培幼學校、聖祿嘉小學、中業專科學

校、望角學校、愛德華學校、嶺海藝術專科學校、復興學校、樹德學校、煥南學校、振寰學校、居民總會第一學校、少周學校、香港養中學校、基督徒靈盤學校。

筆者特別指出，60年受助之「左派學校」，其中漢華中學、香島中學和培僑中學等三間，61年均不在名單上。

第六回：東山再起

貧困農村捐校舍

征途常踏

粵贛晉黔插會旗

隨着香港實施九年免費教育，本會在本港的「助學」工作告一段落，偷得浮生多年閒。

此地無需要，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內地貧困山區卻仍有需要。就在1999年本會的50週年金禧年展開了另一波的「助學」計劃，目標轉移至內地貧困農村。

由葉雪梅大姐打頭陣「開山劈石」，承蒙張永賢律師（本會永遠名譽會長）「穿針引線」得到多名善長熱情支持，慷慨奉獻，加上本會會員一呼百應、和親友們群策群力、堅持不懈的勸捐行動，集腋成裘，十年下來，已在內地完成了二十六所希望學校。

使筆者深受感動的，是每一次希望學校落成揭幕禮，都有大量老會員遠道前往參加。這些貧困農村皆非處於什麼名勝風景區，食非「山珍」，住非「華廈」，更明知道路難走。仍懷着一腔熱誠參與，目的只有一個，就是表達對本會助學精神的積極支持以及一顆愛國心。